

工農兵文藝叢書

兩個孩子

吉學霏等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出版

891 · P40 · 46 K · P. 92 · 羊2,00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

一九五一年二月初版

財委會印刷廠承印

北京造00001—20000冊

· 發 行 者 ·

三聯 · 中華 · 商務 · 開明 · 聯營

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· 各 地 分 店 ·

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

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

摔神

吉學霽

一

王家審有個王大娘，今年六十三歲啦，是個『好心地』老婆，早晚見了人就張着沒牙嘴『哈——哈』笑，從來不會發脾氣。可就是一樣，王大娘是個『神迷』，燒香磕頭從來不論啥神、啥廟；反正見神就磕頭，見廟就燒香。

有一回，王大娘侍跟着許多娘們閨女們去老君洞趕會，走到半路

上，看見小溝的溝崖上，有一座用兩個磚砌成的小廟，王大娘爬下就磕頭；同行的人都笑了，才十二歲的小玉蘭笑的捧着肚子直流淚，拉住王大娘喊：『大娘，大娘，你瘋啦？你給誰磕頭？你沒看廟裏有神嗎？』王大娘這才看到廟裏沒有神，覺的也怪沒光彩，笑着強辯：『有神沒神不大緊，只要咱心意盡到就算啦！』

王大娘家裏敬的神才多哩，除過山神、土地、關帝、財神、青苗、牛王……等這一類『正牌』『男』神外，光啥奶奶、啥仙姑、啥老母就有好幾樣子。其他『雜牌』神也不少，如白虎（磨上）、圈神（牛圈裏）、毛鬼神（廁所）、上仙（棚上）……也有七八種。所以，每逢初一、十五王大娘可就忙開了，從天明起一直到日落，就是燒香、磕頭；磕頭、燒香；弄得滿

屋、滿院烟氣騰騰，像起了大霧一樣。

村裏有些人常常跟王大娘開玩笑，說她是開『神舖』。

王大娘的孩子叫俊才，今年才二十五歲，小學沒畢業。可聰明又能幹，思想挺進步，是王家審的宣傳組長。他平常在宣傳政策、破除迷信、揭破謠言等工作上都盡了極大的努力。王區長在一次幹部會議上，曾特別將俊才提出來表揚：說他是全區模範幹部。但是王俊才對於自己娘的『迷信』勁頭，却沒有一點辦法。在平常也不止勸過百二八十回，但娘都把那當成耳旁風。有時候，王俊才見娘沒明澈夜哩燒香，也不免發點牢騷：『娘，咱要是這樣迷信，還叫我咋去宣傳人家哩？成天光見你燒香，也不見神給你半個饅吃！』

『唏！看把你能的！張開嘴迷信，合住嘴迷信；你就跟老進步樣的。將來神罰譴你，有個三長兩短，還得娘燒香磕頭。』王大娘扁着嘴笑着罵。

王俊才聽見這一套話，腦子眼都是疼的，嘟囔着走開了。

後來，王俊才去找着鄉長馬春生，貴賤宣傳組長是不幹了。馬春生

知道王俊才就是這小孩脾氣，哄啦半天，王俊才才氣平了。問他因爲啥，

王俊才噘着嘴說：『因爲啥？還不是爲了那頑固老婆。』關於他娘的事，

他已經和鄉長說過好幾次了。馬鄉長看他那股孩子氣，由不住笑了。拍

着他肩膀說：『老弟，別心急麼，回去慢慢給她老人家批講。你想，這種

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，一時一霎要想變過來是不容易的啊；這都需要我

們慢慢去開導、去說服才行。』

『不行，不行，好話我也不知道說够幾大車，她就沒把它當成話，真沒辦法！真沒辦法！』王俊才搖着頭，滿肚子不高興的走了。

二

小狗旦今年才兩歲，長的又粗又結實，才會疙疙瘩着叫奶啦。王大娘愛的就跟寶貝一樣。早晚一動彈就把狗旦指到脊樑上，一撓一撓的往外走；小狗旦樓住奶脖子，勾過臉來，把一副嫩白透紅的小圓臉，貼到奶臉上，扁着才出了四顆牙的嘴，直硬硬地喊：『奶——奶！』王大娘鼻子眼都笑了，連忙點着頭：『哎——哎』。

王大娘給孫孫起個外號叫『歡虎』。

有一天小『歡虎』賴起來了，光哭着鬧人，也不下地耍了。王大娘摸摸『歡虎』額頭，可就有點發燒。嘴裏不說啥，心裏可着急了，暗暗原意：『我的天爺呀！也不知道又得罪了那位老人家，來孩子身上顯靈驗呢。』王大娘趕緊洗洗手，整把子香又點起來了，不論『神』的職分大小，一個神跟前三炷香。燒罷香，焚金銀（紙帛），王大娘跪下愿意：『好老人家呀，你要能保俺小孫孫沒事沒非，到十五給您老人家掛袍還愿，金塑神像。』最後又恭恭敬敬磕三個頭。

王大娘正給白虎磕頭，恰好俊才開會回來啦，俊才見娘燒香，就滿

①『愿意』，禱告的意思。

肚子驚勁，不耐煩地問：『娘，今天才初三，咋又燒香哩？』王大娘哭喪着臉沒好氣地說：『咋又燒香哩，還不是你成天瘋瘋癲癲說話沒尺寸，得罪下了那個老人家，罰孩子發燒哩，你只管去看看，看孩子燒成啥樣啦！』王大娘說着滿眼熱淚『撲簌，撲簌』直往大襟上滴。王俊才聽了又好氣、又好笑，柔聲和氣的笑着對娘說：『娘，我在村政府開會剛回來，上頭有緊急指示，說近來四角樓一帶天花、麻疹流行的很厲害，叫咱們羣衆趕快預防哩。嗨！哪裏有那麼多神哩、鬼哩，保不住是天花、麻疹吧……』

『你——你——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，眼看禍到臨頭，還敢鐵嘴硬舌胡說哩，好——好，我把你養大啦，不服說啦，要叫一家人活活毀在你

手裏。唉呀！我的天呀！我咋命這樣賴哩……。」王大娘放聲哭起來了。

王俊才知道娘在火頭上，再解釋也不中了，就賭氣子往女人屋裏去了。一進屋，見女人摟着狗且直落淚，王俊才心裏也怪難過。摸了摸孩子頭，可也就燒得很；對女人說：『可別把孩子往外頭抱，看外頭風大。』說罷扭頭出去了。

不大一會，王俊才拿着一把乾蘿蔔葉回來了。對女人說：『給，這是霜打蘿蔔葉，能預防天花麻疹，你趕緊熬熬叫孩子喝了。』說罷匆匆出來了。走出大門，看好碰見娘從隔牆齊老婆家回來，王俊才陪笑道：『娘，我去找育生（王家壩醫務研究會主任）哥啦，他不在家，往趙家坡看病去啦，我託咐了育生嫂，叫育生哥回來後馬上就來給孩子看病。現在我

還得往區裏開會，或許明天才回來……。」

『你請你的醫生吧，反正你不信神鬼。你有本事幹你的，我沒本事也不累害你，你也別累害我。』王大娘不等孩子說完，劈頭劈腦就是這幾句。王俊才看娘是真的生氣了，也再不好分辯，翻身往區裏去了。

三

下午，小狗旦病勢越來越重了，臉燒的緋紅，渾身熱的燙手。出氣時將倆鼻孔吹的挺圓，『吭——吭——吭』，顯然是熱度非常高了。兩隻小手在空中亂抓，平常一對烏黑滑溜溜的大眼，現在也像鎖住一樣，嘴唇上乾的起了小坑。俊才女人把奶穗往孩子嘴裏塞了又塞，但小狗旦閉着

嘴連動一下也不動。俊才女人一股勁哭。王大娘像熱鍋裏螞蟻，從前院跑到後院；又從後院跑到前院；給這神燒上炷香，給那神磕三個頭。

這時，隔牆的『百事通』齊老婆慌慌張張跑來了，和王大娘耳語啦好大時候。只聽王大娘說：『我，我不怕他……他還能管了我？他就回來還能咋着我？行，行！』王大娘和『百事通』出去了。

一會，王大娘引着一個三十來歲的道士進來了。他頭頂上挽着用一根竹篾別成的髮髻；一身又寬又長的灰道袍，至少也有五年沒洗過；肩上橫扛着一根用黃綾纏成的大棍子，有一把多粗。

王大娘連忙搬了把椅子讓他坐下，問道：『師傅是那座名山哩？法號咋稱？』道士連連打恭說：『貧道是登封中嶽廟紫雲宮哩，道號清』

『真。』隨後道士又問：『施主貴姓？燒哩那路香？』王大娘趕忙陪笑道：『噫，噫，俺姓王。燒哩是全路香。』清真道士點點頭連聲稱善。又拉啦一陣子閒話，清真提議先去看看病人。王大娘巴不得這句話，就引着清真往狗旦他媽屋裏去了。

清真略微看了一下，就連聲搖頭道：『唉！邪氣陰重！邪氣陰重！』王大娘胆怯地問：『師傅，看孩子成啥樣啦？你趕緊行行好吧！』清真說：『施主，俺們出來就是除病消災的，不過——』清真閉了一下眼睛問：『您家都是誰？』王大娘說：『沒幾口人，就我，俺孩子、媳婦、小孫孫。』清真有點不自在了，又問：『您孩子呢？』王大娘說：『不用提』

『全路香』，啥神都敬的意思。

啦，他上區裏開會啦，一天到晚不落屋。今黃昏不回來。』清眞吁了一口氣說：『是這樣吧，等今黃昏更深人靜的時候再發送吧，白天雜亂的很。』王大娘答應下了。

二更打罷，王大娘靜悄悄的將院裏點上幾支蠟燭，照的滿院明晃晃的，各個神位跟前又插上了香。這是清眞吩咐她做的，說是『安』家神哩！

隨後，王大娘又將院當中放下一張棹，棹子上鋪上一條嶄新血紅色的毡。這是齊老婆後晌在東森家給她借的。接着王大娘叫出了媳婦抱着小狗旦，婆媳倆跪在棹子下頭，來接神。

好久，好久，清眞才掄着『降妖棒』出來了（就是他肩上扛的那根用

黃綾纏的棍子），他三步一招指，五步一跺脚，接着就是使勁喊一聲：『呸！還不走？看吾黨拿你！』王大娘吓的直哆嗦。狗旦媽緊和婆婆往一塊擠，翻着眼連氣也不敢出啦。只聽『咚』的一下，清真跳上了棹子。小狗旦打了一個冷戰。狗旦媽連忙跟婆婆偎偎，拍拍狗旦。

清真站到棹子上，散開了頭髮，左手提棒，右手向東南方指指劃劃，口中唸唸有詞：『天上二十八宿星，地下七十二煞星，鎮殿將軍，降魔大王聽知：今有妖仙作怪，毀我生靈，吾黨謹奉教主玉旨，爲民除害。恐道淺力薄，難以制敵，今憑香恭迎各位大駕蒞臨，助貧道一臂之力。香到駕臨，不得有誤……呀呀呸！』清真從棹子上拿起了一把香，跳下來點着，遂又跳上棹子，在空中繞了三繞。只聽見清真在棹子上獨個說道：『衆

位道友來了？』『來了！』『路途遙遠，辛苦！辛苦！』『爲民除害，理所當然。』如此，有勞衆位了。』『但憑吩咐，吾黨情願伺候……』王大娘和狗旦他媽在棹下聽的一清二白，心裏雖有點害怕，却也真佩服『大師傅』有本事。

清真又吹鬍子瞪眼的做起戲來。不管做的好賴，好在也沒一個人看，只有他獨個知道。像這樣直弄到打罷三更，才算收了法場。

王大娘趕緊吩咐媳婦去做夜飯，自己抱上狗旦和清真談天。談着，談着，談對了，王大娘答應接他哩香頭。●

吃罷夜飯，王大娘特意取出了媳婦五六年來不捨得蓋的一床新『雙

●『接香頭』也同他敬一樣神。

黑藍』被子，把『大師傅』安頓在前頭院的廈子屋裏。隨後，去媳婦屋裏又看了看看狗旦，雖然病不見有啥起色，心裏可鬆勁不小。獨說獨唸着：『好老人家，保佑保佑孩子吧，真是孩子沒事沒非能成人長大，三歲一對燈；十二一對羊，給您老人家還供。』王大娘說着也去睡了。

天矇矇亮，王大娘就起來了，先跑去看狗旦。媳婦愁苦的說：『孩子夜個黑夜直鬧啦一夜，看樣子也不見輕。』王大娘說：『慢慢的，病到身上啦，會一下子揭下來？好好照護着孩子，我去看『師傅』起來沒有。』

王大娘走到前院，見廈子屋門開了。心裏暗暗稱讚：『看人家出家人多勤謹！早早可起來了。』王大娘立到門外頭喊：『大師傅，可早早起來啦？』裏面沒應聲。王大娘疑是『大師傅』去廁所了。走進一看，影影綽